

久詠堂瑣談

茗溪生

五年景

說起年景，總是指陰曆年，或稱農曆年，中國民間，尤其是在農村裏，秋收以後，農忙時期已過，一年一度歡樂一下，這原是一個很好的風俗，因為平時各人工作忙，這時有空大家互相來往一下，分贈年禮。在家裏就忙着吃，兼之聚族而居，工作大都是在本本地，人數一多就顯得更熱鬧，所以過年，小孩子最為高興。玩得起勁，大人也不會責罵，所以過年，是以做小孩的時候印象最深，也最有趣，值得回憶，而這一回憶，恐怕也祇有四十以上的中年人，有此體味，三十歲以下的人們，尤其是在都市中生長的，所謂年景，也僅有我們小時過年的情形，由於時代的變遷，以後怕不可能會再有了。

在我家鄉的年景，遠在陰曆十一月間就開始了。過年，第一是大家要穿新衣服，那時衣服的式樣簡單，男的總是長袍短褂，女的就是旗袍或者短襖，護暖的材料，是聞名全國的絲棉，因為它質料輕軟，裏子是棉綢穿在身上，的確比西裝大衣，來得舒適溫暖，家裏就乾脆雇一個裁縫師傅來，專門在家縫製衣服，一來可以隨時試樣，二來恐怕也有監督的意思，免得裁縫多裁衣料，甚之趁機揩油。第二就是吃，把豬、鴨、魚、肉等買來風乾，或作醃肉，還有用糟的方法，把魚、肉、蛋等糟起來，味道是特別鮮美，再其次到了年前要大吃特吃的是年糕，顧名思義可以曉得是過年吃的，做年糕因為數量多，不像現在到店裏買，這樣方便，需要請個做年糕師傅到家裏來「刺年糕」有白糖年糕，加點赤糖就叫黑糖年糕，糕上晒些桂花，格外來得香甜，形狀是長方形的，還有和以南瓜汁，顏色是黃色，形狀是長圓形或元寶形的，稱為送竈年糕或圓子，年糕是祭祖時的祭品之一，而送竈圓子是專門祭「竈家菩薩」的。

上面這些年糕，一塊一塊切下來，不是用刀，而是用一根麻線，趁年糕熱軟時，用線割開（所以湖州土話叫「刺」），總有一段是多餘下來的，這一段在那位做糕師傅父尚未刺下之前，我們圍在四週的小孩子，就

已經伸出各人紅凍的小手（有時太冷，就穿上一付五指通的手套），準備一落下來搶着吃的。

在買猪肉的時候，大概在冬至前選一個頭上皺紋像個壽字的，就叫壽字豬頭，等到賣豬的人送到家門口時，就要說一聲送元寶來，這是討彩頭（那時的幣制是以元寶為單位），因為在過年時，大家一定要高高興興，因此凡是能够押得上韻的字，就得說一句彩語。

其次表示年景的，是晚上打更的人，加上了「火燭小心」四個字，在過年的時候，一來總是天氣冷，下雪天也不少，各戶人家多燒火取暖，二來過年忙着燒東西吃，兼之天氣氣候乾燥，容易着火，況且那時燒的燃料是木柴，樹葉，更易起火，消防力量也不足，用人力挑的大唧筒，沒有自來水，水源也是一個問題，所以火災是一個嚴重的災害，打更的人特別加上這一句，來提醒大家，趁機也可多拿幾個酬勞（關於湖州城打更以及相傳不打頭更的情形，以後再記）。

真正覺得要過年了，是在十二月初八日，吃臘八粥，湖州的和尚、尼姑（故鄉的和尙有廟，尼姑有庵，絕對分開居住，不像臺灣的和尙、尼姑可以住在一起的），用白米及其他采果作粥，送給施主，同時鄉人春米，用藥團藏好，叫冬春米，也是在臘月裏做的，夏天吃冬春米粥，清朗上口，米、水是分得清清楚楚，容易消化，吃上一點也不覺得膩，米粒極鬆，入口即化，凡是吃過湖州冬春米粥的，都是讚不絕口，回味無窮。

過了初八以後，年景逐漸見濃，到了廿三日，全家來個大掃除，「掃舊塵」，「通烟肉」把家裏擦抹得乾乾淨淨，預備過年，晚上開始第一個過年節目，「送竈」，廚房裏一定供有一位竈神，老式的竈頭，一般都用石塊堆砌，塗以泥灰，放上二個大鍋，一個燒飯，一個燒菜，中間前後放二個湯罐，利用熱氣燒開水的，烟囪通出屋外，旁邊櫃上，就是供竈神，祭竈的儀式，總是由兄長輩擔任，燒香跪叩後，用紙做的轎子，拿到庭院中焚燬，這表示送竈神上天，向玉皇大帝述職了，到了年初一才接他回來，家裏的事情，當然竈神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了，他說好就好，他說壞就壞，因此在送上天之前，在竈口燒火門上，去貼上幾塊荸薺糖，讓竈神先甜上一甜，嘴甜，講話就甜。在玉皇大帝面前講幾句好話，這個貼糖的工作，總是我們小兄弟搶着去做的，倒不是希望「竈家菩薩」講我們的好話，我們看中的是荸薺糖。少貼幾塊，多下來的自己可以吃。這是祭竈時的一個小插曲。

過了一天，又有花頭。

廿五日是天上玉皇大帝以及諸位天神天將，降臨人間的一天，他們要下凡察看一番，或許是已經聽了各

家「竈家菩薩」的口頭報告以後，不大相信，來個親自巡視，當然人間也要忙碌一陣，家家戶戶的食物，一律不用油煎的，就吃豆腐渣，因為豆腐渣是當時最粗劣的食物，窮苦人家吃的，相傳這樣一來，玉帝看見人間都吃最粗劣的豆腐渣，以為大家都窮，他一發慈悲，就會在來年賜福給人。還有一個傳說是讓子孫們曉得，一粥一飯，來之不易，這一天特別吃得苦一點是含有策勉的意思。總之是幾千年傳下來的一個風俗，但是事實上，伴豆腐渣的有海鮮，像蝦米，開洋等物，粗看是看不出來的，味道也不會很差，這是因為口福不能不享，而玉皇大帝又不能不騙，雙方兼顧，纔想出這樣一個權宜措施來應付一下。

做生意的人家，這天就請「利市酒」拜年夜利市，湖州諺云「雞豚秋社，芋栗園收，李四張三，來了便留。」還有各家按年輪值，互祭火神，叫「火殃食」或者並祭，叫「朋頭利市」。

以後，大家忙着送年禮，街頭上，人頭（套語也，見臺北市四十九年中學聯考團文卷）也慢慢地多了，賣玩具的，賣爆竹的，流星，花筒等等。

到了三十日，所謂除夕，有大年夜，小年夜之別，各家都先祭祖，把真主掛出來，也就是祖宗們的人像畫，以遜清時服裝居多，到晚上吃年夜飯，這是家庭一年一度的大團圓，老少咸集，小孩子可以儘量吃，菜蔬總不外雞、鴨、魚、肉，但有二樣菜，一定會有的，一是醬煨蛋，吃了等於拾元寶，一是黃荳芽菜，這叫如意菜，象形，吃了可以事事如意，不論吃菜多少，飯一定要吃一點的。依平時習慣，小孩必須等候大人動筷後，方可動筷，且第一筷不能吃葷菜，要先吃素菜，席間是不苟言笑，到了吃年夜飯，一切束縛，暫時解除，小孩們嘻嘻哈哈，猜拳喝酒，爲了要防小孩們亂叫不吉利的話，備有草紙一張，隨說隨擦，這種樂趣，祇有大家庭才有。

吃過年夜飯，總是酒醉飯飽，大家都有一點醉惺惺，是夜應該徹夜不眠，叫「守歲」在床前長桌上放了二碗飯，用紅紙一圍，上面放了顆蘋果，那時燭影搖晃，人聲鼎沸，在中間房，男女老少，圍在一桌上，擲骰子爲戲，一堂中總有七八桌，小孩穿來穿去，鑽入群中，參加押門。這一桌輸了就換一桌。

在這一堆人中間，擲骰子的遊戲，名稱很多，有的叫「擲狀元」，六顆骰子都是四點，全部紅色，有的叫「趕老羊」，所謂廿一個點眼，就是每一顆骰子都不同，從一點到六點，相加是廿一點，最大，有一個做莊家的，擲出以上的點眼，都是統吃，還有一二三，和四五六等等名稱。擲時精神緊張，一手握定，在口邊吹口氣，用力向碗中一擲，看骰子轉來轉去，是很興奮的一種遊戲，同時擲時各人巧妙不同，老二房企孫公長子金聲哥，他一向從事商業，人矮矮胖胖，一團和氣，手指豐滿，住在三廳西廂房，到我家東廳來，要走

過一條很長備街，他一來參加，我們小孩子都要起開的，大家都喜歡把制錢押在他那裏，爲了他一擲骰子，喊一聲廿一個點眼，骰子在他胖手裏躍出來，果然廿一個點眼的時候居多。

年夜遊戲，除擲骰子外，還有一種叫升官圖，依清制官銜，依點數進退，有時還玩「接花傳鼓」，大家坐個圈子，拿一朵花，依鼓聲順序傳遞，至鼓聲停止時，看花在那一位手裏，再拔一籤，看上面的記載，做一個動作，這却是大家庭中的集體遊戲，是時可能窗外大雪紛飛，冷風冽冽，而屋內則滿是喜聲，熱氣騰騰，這真是所謂天倫之樂，樂無窮也。

守歲，照習俗是通宵不眠的，事實上也無非睡得晚點隔夜天明起得早點，管理家務的必須在這一晚上，將應做工作做完，比如像洗碗，掃地等清潔工作，因爲一到明天年初一，不能動掃帚，不能動刀針，不能動這，不能動那，無非到了這一天可以盡興玩一下。夜裏爆竹辟拍之聲，已此起彼落，直到天明，相傳可以祛除疫癘。

年初一，無論睡得怎樣晚，到時候總醒得很早，我們小孩總先摸枕頭底下的壓歲錢，穿了新衣起來，即向長輩們叩頭拜年，到廳上拜真主，廳上已滿掛字畫，大門上貼上春聯，家裏一個大錫壺也拿出來放在廊前，用炭火燒開水，泡蓮心糖湯，招待賀年客人，自己家的真主拜過後，再到各房去拜真主，賀年，彼來此去，顯得分外熱鬧，喜氣洋洋。

大年初一的彩頭，在檐前插芝麻梗，叫「節節高」，還有把大的橘子簽在柏枝之上，叫百事大吉。在我們族裏，快到中午前還有一次團拜，全族的人齊集在二廳，地上舖了一條紅的地氈，依輩份次序圍成圓形，大家相互行禮跪拜，互道恭喜，據父親的記憶，人數最多的一次，是在民初的一次團拜，全族長幼齊集有一百十多位，我自己在民國十八年離開湖州最後一次族裏新年團拜，祇有七十多位了。

年初三叫小年朝，接天祀先，供的糖果皆撤。到了初五是五路財神生日，到五更時以牲醴祭祀，曰「接五路」，初七是人口生日，吃人口糰子，一直到正月十五日，元宵節，是上天官賜福之日，吃「元宵」看「燈會」，「舞龍燈」總算大家盡興，過新年。先後約有二十多來天。

新年裏的遊戲，有打元宵鑼鼓，玩扯鈴，放地鴿，踢毽子，放花筒等等，玩具的花樣，沒有現在這樣多。